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熊子云 翁廷真 译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MAKXJ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新登字010号

Karl Marx
Marxistische Theorie
und Klassenbewegung
Karl Korsch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1年7月汉堡
罗沃尔袖珍书籍出版社, 1981年7月汉堡版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忠 凤

卡尔·柯尔施 著 熊子云 翁延真 译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202千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9, 000

*

ISBN 7-5366-2168-X/B·54

定价: 4.70元

0708/67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

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本序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之一。他的思想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同现实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经由费边社会主义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同共产党决裂,成为自由的批判理论家的过程。

柯尔施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一个小县城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学生时代就憧憬着社会主义生活,在思想上倾向于改革的社会主义立场。1912年他到伦敦后参加了费边社。围绕着唤起实践的意志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主线,柯尔施给德国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之一《行动》撰稿20多篇,宣传费边社的思想与主张。

1914年夏柯尔施应征入伍,在部队里他仍然信奉和平、反战的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19年1月复员后,柯尔施应邀参加了临时政府下属的、以卡尔·考茨基为主席的“工业社会化委员会”。这时他积极参与推动在此期间蓬勃开展的工人委员会(Der Arbeitererrat)运动,并同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此活动中,他把自己的主张,即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上的委员会制度,称作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到1920年初他撰文就社会化问题同爱·海曼(Edward Heimann)进行论战,标志着他放弃不符合实际需要的费边社会主义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现。

柯尔施在投身德国现实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

重要的活动家。他于1919年1月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于次年10月随该党并入德国共产党而成为它的成员。此后柯尔施发表一系列文章,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与策略主张。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上~~,主张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两个方面,而反对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上,柯尔施认为,在1843—1848年的第一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是直接建立在现实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在1848年到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那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衰落成为一种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理论批判,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在20世纪初开始的第三个阶段上,工会改良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企图恢复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但他反对和批判了“灌输论”。这本书的发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激烈的批判和反批判,最终导致柯尔施激烈地反对列宁主义和被开除出共产党。1923年,柯尔施曾经在短命的图林根工人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该政府迅即被推翻后他还被捕监禁达4月之久。1924年4月担任德共中央委员,主持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主编该党的理论刊物《国际》。在同年5—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柯尔施及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卢卡奇及其《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视为“极左”思潮的主要代表遭到指名的严厉批判。

1925年,柯尔施辞去德共中委和《国际》主编的职务,以左翼反对派的身份从事反莫斯科的活动。次年初正式组成以他为首的“坚定的左派”集团(它于1928年彻底瓦解)。同年6月柯尔施

被正式开除党籍。此后，他就在党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工人的理论教育工作。迄至1933年秋由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迫害而被迫流亡国外，在此期间他撰写许多论著明确批判考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概括地说，柯尔施在20年代基于自己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经历了一个对列宁主义的接受、信仰与批判、离弃的过程。

1934年初柯尔施在流亡伦敦时应莫·金兹堡和亚·华库哈逊的约请，为《现代社会学家》丛书撰写评传性著作——《卡尔·马克思》。大体来说，他的这部后期的重要著作的撰写过程经历了3年时光。同年秋他制订了结构草案，“计划对马克思主义从其历史的发展上进行广泛的论述与批判”。1935年晚秋他重返丹麦布莱希特所在的流亡地写作本书，到1936年秋他举家迁往美国后不久，大抵结束了英文本的草稿，同年底德文本的草稿亦告完工。1938年《卡尔·马克思》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它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除了从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中产生出来之外，又怎样地也是从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产生出来的。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他在其中无多大争辩地阐明他自己认为现今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德文版的《卡尔·马克思》与它的英文本对比，在整体上分三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在章节上有较大的变动。特别是第三部分由英文本的8节变成德文版的15节。三大部分有机地结合，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第一部分阐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或者说他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而后面两部分则分别解说了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

在这里首先似有必要提到《卡尔·马克思》的个别研究者对该书(即柯尔施此时的思想理论状况)总的估价，即他们认为柯

尔施自这时起，已经开始批判并准备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分析，对它作出了高度评价。柯尔施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节的结尾明确指出：马克思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以适应变化了历史境况的方式继续发展了社会学说古典创始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这种新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柯尔施在第一部分最后一节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按其一般性质来看，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它反对资产阶级的原则，代表着这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新的观点与要求，从而它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它详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探讨在其当前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倾向和对其进行实际的彻底变革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它作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可见，柯尔施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明确而肯定的。不过也应提到，他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忽略它们在工人运动的深远影响。他清晰表示：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革命阶级觉悟的发展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样具有持久的意义。他特别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他指出，黑格尔庞博的思想资料仅仅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来源之一。他们从各个方面吸取有益东西。他们从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李嘉图那里吸取了从经济学上论证阶级对立；从蒲鲁东那里接受了宣告现代无产阶级是唯一实际革命的阶级；从封建的与基督教的、对由18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经济制度进行指控的人那里，获取了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

的无情揭露和充满仇恨的、激动人心的抨击；从西 斯 蒙 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里吸收了对现代生产方式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敏锐剖析；从黑格尔左派始初的同路人特别是费尔巴哈那里，获取了人道主义和行动哲学；从同时代的工人政党——法国改良主义派和英国宪章派那里，汲取了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从法国的国民公会、布朗基和布朗基分子那里，接受了革命专政的学说；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吸收了他们新确定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全部内容。②外他们还汲取了19世纪史前史研究的、由摩尔根集其大成的成果。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由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成果机械拼凑而成的，而是它的创始人通过批判地吸取和创造性运用它们的合理思想，对资产阶级社会作科学剖析和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产物。

柯尔施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明确地划清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社会理论的界限，阐释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他说明，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标志；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它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服务于一定的实际倾向。他阐明，早期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家对这个社会弊端的指责，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歌颂。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共同的缺陷，就是他们观察与分析问题的非历史主义观点。柯尔施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时，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看作一切社会生活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完全拘泥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范畴，把以前的社会形态看作是现今完善发展社会形态的“预备阶段”。他们希望未来的变革仅仅是“进化的”发展，因而他们把社会革命

看作是病态般地打断“正常的”社会发展；他们进而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在其实际活动上视为对正常的社会进化的干扰，在其理论形式上称作是非科学的幻想。柯尔施把这种理论概括为虚假的发展观，并尖锐指明，取得对封建制度胜利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非历史的方法，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是保守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与之截然相反。柯尔施在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性质与作用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性质作用进行了全面阐述。柯尔施运用翔实的资料阐明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原则与实质，同孔德的社会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历史学派”的根本对立。他援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的事例与言论，说明了马克思对历史分析原则的实际运用，及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通病所作的中肯批评。

柯尔施阐明，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在社会科学中普遍的规律只存在于发展之中，即从过去的特殊状况过渡到特殊的当前社会状况，并且又从这种状况过渡到由于它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唯一真正的规律是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按照他的唯物主义原则，探讨了现今唯一现实的形式——资产阶级社会，而根本不是注重于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空想描绘。柯尔施还饶有风趣地指出，马克思把这件事让给新老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创立者去做。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也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柯尔施在本书第二部分中论述了马克思理论的首要内容，或者无宁说它坚实的理论基础，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这对于研究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史来说，是深有意义的，是极其关键的。

柯尔施在这一部分之首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作为其理论依据他援用了马克思的如下精辟论断：“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中去寻求。”^①这种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首要的基础性作用的想法，可以说已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质量的理解。

由此出发，柯尔施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以及对其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成就与意义作全面阐释后简洁指出：正如马克思的新科学按其理论形式来看首先是严格经验的社会研究，那末就其内容而言首先是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值得提及的是，对于这一点，不仅在当时而且为后来的大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视。的确，马克思主义从其理论的根本性质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科学认识和对由此提出解决其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作科学论证。因而不须赘述，运用经济理论科学地剖析与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乃是创立马克思主义必不可缺的理论依据。如若不进行经济学研究，那末就完全不可能超过与克服当时还甚为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也不可彻底批判与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全面制定唯物史观原理，从而也根本谈不上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柯尔施继而阐明，马克思高度重视经济学研究，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接受由它迄今的发展所流传下来的结论，而是与它处于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自然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为开端。哪怕是它的无足轻重的模仿者，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要他的某种新的言论(正确的或错误的)有益于研究某个社会经济问题,都会引起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诸流派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

5) 柯尔施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表明马克思在此研究初期对经济学的评论还具有哲学的形式。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里,表现出马克思要运用经济学范畴全面阐释一切经济关系所作的初步努力。50年代初马克思流寓伦敦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使这种研究迈入一个新阶段。它把完全贯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体系同批判地超越它的一切阶段与形式结合起来。集数十年经济学研究批判的成果之大成的,是马克思呕心沥血创作的《资本论》。柯尔施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它是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著作的 柯尔施还翔实地论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继承过程。他说明,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本质和局限性,以及它必然的蜕变及其原因。他详细阐释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商品、劳动与价值、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完善。柯尔施特别指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从而同时也包括了《资本论》所持有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柯

尔施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和手段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对抗与剥削的形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它们。柯尔施最后还阐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客观依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机制中并没有设立对于提高剩余价值率来说的客观限制，它的确定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在社会一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另一极同时的贫困积累，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最终爆发为公开的革命。由于马克思借助于经济学理论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社会革命必然性的结论，因而便把他的社会学说同“历史学派”、“社会契约论”、“暴力论”以及“教条”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柯尔施在本书第三部分中论述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这实际上也是进一步阐发了第一部分作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基本原则之一的历史主义观点。柯尔施在这里首先提到，马克思是无条件地运用他在理论上批判的、在实践上革命的社会研究新的唯物主义原则，去研究新老科学探讨过的经验领域的一切现象。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社会事物与关系，都与物质生产各时期的历史形式有着一定的联系，并可能随着这种形式的变化而在实际上被改变。对于作为一切人类活动前提的自然界，马克思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它理解为“社会的自然界”、“被历史改变了自然界”。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就同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相对立。柯尔施援引马克思的名言来表明后者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